

皮皮文集

皮皮 著

一个闲散 之人的闲散

这几个中篇大部分写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那时，我还年轻，还很痛苦
不懂下面的道理：
痛苦只是精神幻化而成
否则，它类似运动员的伤痛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一个闲散之人的闲散

皮皮

皮皮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个闲散之人的闲散 / 皮皮著. -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0.10
(皮皮文集)

ISBN 978-7-5321-3891-3

I. ①—… II. ①皮…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94338号

策 划：魏心宏 贺鹏飞

责任编辑：乔亮

特约编辑：孟 醒 闫富斌

装帧设计: **Metis** 灵动视线

一个闲散之人的闲散

皮皮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 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icm.com

新华书店 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870×1092 1/32 印张7.125 字数148,000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3891-3/I · 2991 定价: 22.00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单位质量科联系

电话: 0539-2925659

自序

这几个中篇大部分写于20世纪90年代初，那时，我还年轻，但写得不多。大部分时间被痛苦笼罩着。后来，我读到什么人写的一句话，大概意思是，如果我们像运动员对待伤痛那样对待痛苦，就没有痛苦，只有疼痛——痛苦只是精神幻化而成。

我觉得这句话说得挺好，因为，它让我明白，我浪费了很多时间。20多年，我才写了6个中篇。要是我早知道痛苦不是必须的，持续时间跟伤口愈合差不多，我至少可以多写几个中篇小说。

戏言。我没后悔写少了，不然占用阅读者的时间就更多。这本书的老版本是4个中篇，如今是5个，换了1篇，又加了1篇之前没有收录的，把它的题目作为本书的题目，目的是想制造一个新的氛围，首先给自己一点感觉，仿佛过去是可以耸身抖落的。

因此重写了序言。

2009，冬，柏林

目 录

自 序·····	3
一个闲散之人的闲散·····	1
危险的日常生活·····	34
有天井又带回廊的房子·····	82
一群孔雀·····	136
犹 豫·····	154

一个闲散之人的闲散

—

我从三十五岁开始，像老人们那样，每天早上在你们上班的时候，去公园，但不做运动，只是在做运动的老人中间走走。

也是在这一年，我辞去了一个每天早上必须上班的工作，想搞个人为的提前退休，尝试一下，换个活法。至于我以前的生活，我这里不说你也不会损失什么。如今，经济定位后，精神层次上的外现差别就很小了。拿家具来说，要么是马来西亚进口的或者美国的布艺沙发，要么是中国一般古老的潘家园的旧家具。至于你读什么书，是你自己的事，这事别人不该知道，因为人家不愿意知道。如果你正儿八经地对人家说，你最近读了一本太太好的书，人家以最大耐心听完你说这话之后，告诉你，他读了一本更更好的书。

全是他娘的屁话，现在哪有这么多好书。所以我想象

公园能不能是另一个世界。

在公园里。

那个有啤酒肚的大婶，一辈子没喝过啤酒，所以她能把啤酒肚压在儿童单杠上，头朝下翻过去，“噗通”双脚落地，然后再来下一个。她说，一早上她得翻五十个，“啤酒我可喝不来，一股尿味。”说完嘎嘎笑起来，“噗通”又翻了一个。

公园里就是这样。当然，我也去别的地方。

有一次，我从家里出来，从院门开始闭上眼睛，然后向前走一百九十八步，向右拐，再走七十六步，抬脚，三蹬台阶，伸手推门，睁开眼睛时，我已经在雅士书店里面。

“你看，我是闭着眼睛来的，一点差错没出。”我对那个永远不高兴的小店员说。

“瞎子不拄棍也能到。”他说。

“为什么？”我对他说的每句话都感到好奇。

“因为我们的书店在死胡同里。”

我配合他的话哈哈大笑起来，就在他也快露出得意的微笑时，我突然煞住笑声，随手拿起那本前天已经看过，今天还想再看看的《非洲雕刻史》，匆忙看起来。

小店员在我背后很响地喝了一口茶，给自己解解围，同时也提醒我别忘了他对我的不满。他对我不满，不喜欢我，讨厌我，因为我总来看书，几乎不买书。他对我的这种感情，如果还保留在我可以不在意的程度内，我就不理睬。等到它发展成对我离开书店背影发出诅咒的时候，比如，他说，让他明天把腿摔断吧！这时我就买了一本两百

多块钱的画册，控制住他仇恨发展的势头。

老读者都看出来了，我是这样的一个人，喜欢到处看看。现在时兴一种让读者都看明白的写法，所以，在这儿我还得交代一下，这毛病哪儿来的。

很多年前，在另一个小街心花园里——现在我们都管这样的地方叫绿地，一年四季坐着一个老头儿，除了吃饭睡觉的时间，我总能从窗户里看见他。大学毕业的那天，我第一次跟他说话。

我问他：“为什么老坐在这儿？”

“你想占我的地方？”他头发胡子都白了。

“你在这儿干吗？回家看电视多好，冬天不冷夏天不热。”

“傻小子，电视多没劲，那些人从左边进来，从右边出去。你看这儿！”他说着把手朝前一指，把一个正好经过的路人吓了一跳。“这儿多好，那些人不光是从左边右边前面来，还有从我后面过去的呢。”他把头凑近我，放低声音，“这儿比电视强，都是真人，又大又清楚！”

后来老头儿死了，就不坐在那儿看了。我却踩上了他的魂，总得到处看看，有时雨下得太大，在家看看书也行，不然就好像心没在自己这儿。为此，我辞了规划局的工作，如果你是《晚间故事报》的读者，就会被我的笔名吓了一跳，我的连载小说肯定是你的必读栏目，尽管它恐怖得不得了。不过，靠吓唬你们，我能把自己养得很好。

我就是喜欢看看，管它看什么呢。

我认识的一个写严肃小说的人，整天板着脸，每次到我家里喝我的日本清酒都得说一遍，我的连载小说纯粹是胡扯。我说能吓人就行，他说不行。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发生了什么。那以后我再也不请他喝酒了，恐怖小说能不发生什么吗？

但是，公园是另外一回事，这里不发生什么，或者说发生的事都不是什么。

老人的世界已经平和，偶然有人故去，大家都很惋惜，一两分钟里没人再愿意就此说点什么，过后会有人问起死者的岁数，六十多了，七十多了，知道岁数后，人们都轻轻地“噢”一声，慢慢地就转了话题，看看吃什么能多活几年。

老陈太太从不和这些老太太老头儿在一起，她每天一个人早早就吊到树上：就是用双手勾住一个结实但低矮的树杈打悠悠。在她后面的不远处是另一个也不和别人在一起的老头儿，他用手掌击打树干，嗨，嗨，嗨。他把树假想成谁了，我问过自己几次，美日侵略者还是当下的流氓抢劫犯？当年南京大屠杀时他几岁？在哪儿？

其实，我心疼那树。

“大爷，前面那个老大娘叫您过去一下。”我想介绍这两个老人认识一下，万一他们对彼此发生兴趣，可能就没心思再折腾这两棵树了。

老头儿怀疑地看看我，过去了，我跟着躲了起来。

“你这不是好好地吊着嘛，叫我干吗？！”他的口气能把另一个老头儿的脑袋砸出大包，太硬了。

“我叫你，你饿花眼了吧！”老太太更凶狠。

老头儿又回到原来的位置，四处看，显然是在找我。我走近他，没等我开口道歉，他就说：

“我知道你不是耍我，是想介绍我们来个黄昏恋。不用了，小伙子，我跟她结婚都三十七年了，你要是能帮我们离了，还算是积德。不过，我知道，这难度太大了，我是办不成了，所以早就不想了，有啥好想的，你说！”

“我真的很抱歉。”

“抱啥歉？不用了。”

三

我离开公园时，看车的已经来了。他把自行车摆放好，把盛钱用的黄书包挂到脖子上，然后对我递给他的两角旧钱摆摆手。

“算了，”他说，“要是你早出来五分钟我还没来呢。”

“拿着吧，”我说，“我不是晚出来五分钟嘛。”

“你看你这个人，那我谢谢你了。”他接过我的两角旧钱。

我也谢了他，骑上车回家，心情突然就很好。你要是跟我差不多，就会理解我这样的心情。你要是跟我差很多，说不定也能理解我。可是我没骑出去多远，又下来了，有一个戴黑框眼镜的人拦住了我。

“嘿，哥们儿，刚才你们两个要是把话反过来说肯定得打起来。”他说话时尽量在做些跟眼镜不相配的表情。

“谁的对话，你怎么回事？”我很惊讶。几十年来，我给人拦住，他们问的都是，东直门斜街在哪儿，或者天客隆超市在哪儿，好像问我别的我也不知道。

“就是你和那个看车小伙子的对话。要是他先管你要钱，然后你说，我要是早出来五分钟，你还没来呢。然后小伙子说，可惜你晚出来了五分钟，然后会怎么样？”他说得很兴奋。

“哎，你有病吗？我晚出来了五分钟，我干吗要说，我要是早出来五分钟呢？！”

“你先别管我有没有病，我是说你们两个刚才的对话有挖掘的潜力，写作意义上的。”他认真的表情，阻止了我继续嘲讽他的打算。

“你这人挺有意思。”我说，心里估计他是个写剧本的。

他听了更兴奋，估计也不常有人这么夸他。

“你看过军规吗？”他问我。

“哪国的军规？”我问他。

“说远了，就是那本对话很有缠绕感的小说。连长问士兵，你去厕所吗？士兵说，我不去。连长说，你为什么不去？士兵说，我不想去。连长说，你为什么不想去……”

我知道，不管这个人是在干什么的，他都是一个喜欢演绎这本小说的人。在他之前，我碰见的那个人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间我是否知道美国黑色幽默的代表作家，我摇摇

头。他说，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对，他写了一本作家必读的小说，叫《第二十二条军规》。

一晃都十多年过去了，就像歌里唱的那样：朋友，你们都还好吧？

唱这首歌的那个人，倒很适合开军舰。

我和黑框眼镜找了一个快餐店坐了下来，我也开始兴奋，但我们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在一个临窗的座位上等待我们的早点。

我觉得他人挺诚恳的，就告诉他，这是我的第一次被人拦住却不是问路。

他说，这也是他的第一次，他拦人家，人家没骂他，还跟他一起吃早饭。

我说，我从没告诉过那些问路的人，东直门斜街和天客隆超市在哪儿。

他说，那些被他拦的人一次也没发现，他不是傻，而是在进行另外一种创作尝试。

还没睡醒的服务员端来了我们的早点，我却没了胃口。当你发现自己已经在别人的创作尝试中，就像鱼进了鱼缸，只能随遇而安了。

他说了他的名字，我相信那是他的真名字，而且他还真是一个写剧本的，先是写话剧，后来就写电视剧了。有句话他说得还实在，写什么剧本，写好了都不容易，不过听上去有点像废话。

“我不觉得我写得很差，比我写得差的人有很多，他们自己还不知道呢。”他说，“可是我也不觉得自己写得好，但我还得写。我觉得缺点什么，又不知道那是什么。”

有时候我希望自己在大街上给人抢一把，当然，最好别伤着我；还有的时候，我希望发生点什么事，哪怕我不希望发生的事，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建议他打打女人的主意。

他摇摇头：“我都离三次婚了，女人对我来说和买房子是同义词。”

“不过，你还是应该庆幸，你毕竟还不穷啊。”

“可是，再也不发生什么真正的事情了。”

告别的时候，是我付的饭钱，他也没认真拦我。我猜想，这在他来说是不值得一付的钱，才五块钱。

四

又是我一个人回到马路上时候，很想回家，去雅士书店看书也行，总之不想再留在街上了。我骑上自行车，开始慢慢地蹬，好像还会有人再拦我一次。这样的经历不同于问路，几分钟后就忘了，我相信几年后我还会再想起这件事。

依然是夏天，上午在树荫下慢慢地骑车很舒服。人行道上是从公园里撤出来的老人部队。老头儿们在回家的路上都表现出了个性，有的甩手疾走，有的把手抄到背后正常走，有的用一只手把半导体举到耳朵旁边一边听一边走，同时留神不撞到电线杆上。半导体里播放的节目是四十岁以下男的女的和四十岁以上女的都不听的，到底是什么节目，猜猜看吧，算是有奖问答，奖品是光大路“一手”店提供的酱猪手一只。

我在脑袋里把能参加这次比赛的熟人朋友聚拢了一下，估计有二十人能在电话里回答我的问题，最多有三个能获得猪手。为了保险，我决定现在就去光大路买五个猪手，如果真有五个人猜得贴边，我就把他们请到一起吃猪手，再加上几瓶日本清酒。

在光大路口，我的自行车扎眼儿了，于是就跟修车的大爷聊了起来。他让我想起那个死去的坐在大街上把日子当电视看的老头儿，他抬着头看人。眼前的这个老头儿得低头看轮胎和胶皮，好像都是安排好的，不容选择，有时却追究不起，到底是谁高高在上。

一个警察把他的自行车停到我们边上，态度极不友好地看我们一眼，修车老头有点恐惧地朝他露出一个笑脸，说：

“修吗？”

“没坏修什么！？ ”警察说话的时候也看我一眼，他穿着制服，还戴着交通警察特有的白背带。说话时他把别在腰上的对讲机拿到手里，打开，里面立刻传出嗡嗡的噪音。

“看着车就行了。”警察对老头儿说完就朝十字路口的中央走去。

他站到路口的中央，原地旋转一周，突然挥起右手臂，像挥动一只不锈钢的假臂一样，分别砍向四个路口，将那些还没开出路口的车定住。已经开到路中央的车识相地加速，远离了。

我抬头看看，没有红绿灯。

四个路口内的车都停住了，他满意地巡视一周，对对

讲机说：

“已经开始了，效果良好。”

有一辆桑塔纳试着往前开了几步，警察立刻朝它砍出钢臂，桑塔纳溜溜地停住了。另一辆车的司机下车，走近了警察。为了听见他们说什么，我也凑了上去。

“您看，能不能让我先过去？”司机谦卑得不能再谦卑了。

“理由呢？”警察问。

“我刚接到电话，说我老母亲病了，我赶回去送她去医院。”

“公车？”警察问。

“是，是。”司机说，“我跟领导打过招呼了。”

“打过招呼又怎么样？！”警察说完停了停，又说，“不过，拉老母亲还行，拉老婆就不行，明白吗？”

“明白，明白。”司机不懂装懂地说。

“走吧。”

回家拉老母亲看病的车开动了，其他的车也跟着动了。警察再一次运用钢一般的手臂，把别的车定住。一个小客车司机火了，跑到警察跟前激动地说：

“凭什么不让走？”

“新交通管制试验。你想不配合？”

“我开了快二十年车，还没见过这样的试验，纯粹是神经病。”司机说完，跳上车就开动了，路过警察身边时，他听见警察对他的最后通牒：

“开不出五百米你就得后悔。”警察吼完，看着这辆车开进另一条街，然后对着对讲机大喊，“五四，五四，

我是三六，截住白金杯面包一辆，车牌号京A578399。”

修车的大爷拎着我的车胎，都看傻了，我也一样。这样的人民警察我们都没见过。可惜另一位大爷没活到今天就死了。我感伤地回到我的自行车旁，修车的大爷不好意思地安慰我，说马上就好，马上就能修好。我坐到他闲时坐的小凳上，点燃了两支烟。当我们都抽起来的时候，一辆警车停到了我们跟前。

他们把站在路中央指挥着一切的警察同行带过来，急匆匆地将他塞进警车里。

上车前，我听见一个警察对他说：

“你是不是真有病啊？”

“谁能证明这一点？”他说完，车就开出去了。我再到路口看，所有刚才被截住的车都开走了，这里又变得正常了。

“他的自行车还在这儿呢。”修车的老头儿说着把我打上气的旧车胎按进水盆，开始寻找扎眼儿的地方。

“他肯定会回来的。你看，他的车还在这儿呢。”修车的大爷说完看看我，我同意他的意见，就点点头，同时补充了一句：“警察不会给他麻烦的，他们肯定高兴被人学习。”

五

别以为这是一个早上发生的事。如果一个写字的人能在一个早上经历这么多，他现在恐怕已经获矛盾文学奖了，尽管我还弄不懂这个奖的宗旨是什么。

我再一次回到公园的时候，滞留的老人已经不多，他们大多回家准备午饭去了。这应该是很不同的上午，某些人在办公室里，他们在公园里。谁羡慕谁，现在还说不好。我说的是真心的羡慕，不是虚假的口头表达。

可我不明白为什么公园的长椅差不多都是背靠背式的，即使有几把背靠湖水背靠树木的单个长椅我也从没坐过，那里永远坐着情侣，至少是我在公园的任何时间里。我怀疑那些坐在长椅上的情人都是有毅力的行为艺术家。

我好不容易占到一个背靠背的位子。在公园里邇来邇去，来自身体的抱怨也弄得我心情沮丧。女人抱怨我，我可以离婚，身体抱怨我的时候形势就严峻了，已经找到了跟身体离婚的办法了吗？我是说较温和的那种。

在我背后也是一对情人，男的在给女的念报纸，我也听见了：

“守门员区楚良身高一米八二，体重二十八公斤。

“主教练将××队的裁判罚出场外。

“守门员将球回传给门将。

“×球员三十公里外一脚远射。

“队员在场上你争我抢，两队的教练也在场下争风吃醋。

“××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

“只见防守队员一个队员两条腿，两个队员四条腿，三个队员八条腿……”

听他念报纸的女的没笑，男的于是不念了，生气地问：

“你咋不笑呢？”